

## 刍议俄罗斯社会的排外心理及 中国劳动移民的文化适应

于小琴

**【内容提要】** 从地缘政治角度以及俄罗斯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存在强烈的排外心理。在近邻国家移民中,高加索地区移民受俄罗斯社会排斥感较强;在远邻国家移民中,中国劳动移民受俄罗斯社会排斥感较强。这一趋势体现在中央、地区权力机构乃至地区居民对中国劳动移民的态度评价上。在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社会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对外来移民的进入俄罗斯社会存在行政制度性壁垒以及社会心理障碍,其中,中国劳动移民与当地社会的文化融合度较低。随着中俄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深化以及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不断完善,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劳动移民评价趋于改善,排外心理渐弱。从不同时期社会调查比较结果来看,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劳动移民的正面评价趋向上升。从不同地区的社会调查结果比较来看,远东地区比莫斯科地区对中国劳动移民的肯定评价更高。

**【关键词】** 俄罗斯 排外心理 中国劳动移民 文化适应

**【作者简介】** 于小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研究员。

劳动力流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跨国移民既是必要的劳动力,又是另外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观念、禁忌以及行为模式等社会系列控制机制的载体。排外心理是移民接受社会对外来移民进入产生的一种规模化反应,与历史上固有的排外模式存在密切联系,社会发展赋予了这些旧模式以新内涵,排外心理有时带有民族性或排斥异质文化等特点。俄罗斯的排外心理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据社会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排外心理稳定地存在于俄罗斯的社会意识中。

俄罗斯社会的排外心理具有民族性,民族性在社会意识中甚至超过了公民意识,渗透到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在俄罗斯社会意识中,移民被视做现

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因素,认为移民文化破坏着局部社会的文化核心,威胁着社会稳定。俄罗斯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53%的被调查者认为“移民众多”,28%认为“移民过多”。被调查者对来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等国家的移民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则主要持不满、厌恶、不信任和恐惧等态度。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55%的被调查者赞同禁止移民来俄长期居住。2010 年列瓦德分析中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37%的被调查者支持限制高加索移民的政策,2/3 的人支持限制东南亚移民,27%的被调查者支持限制中亚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整个社会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看待外来移民的进入,那么社会安全与稳定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对俄罗斯外来移民与接受社会相互融合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有识之士指出,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没有移民是行不通的,但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普遍持排斥态度,俄罗斯移民一体化战略缺乏普遍的社会共识,俄罗斯社会没有克服排外心理的有效机制,并且在移民融入过程中,接受社会存在诸多限制外来移民进入的因素,各类促进移民融入的机制缺少相互协调,致使移民与当地社会一体化程度较低。

## 一 俄罗斯社会排外心理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根源

俄罗斯社会的排外心理存在一定普遍性,社会排外心理不是社会舆论及报刊媒体对该现象的一时反映,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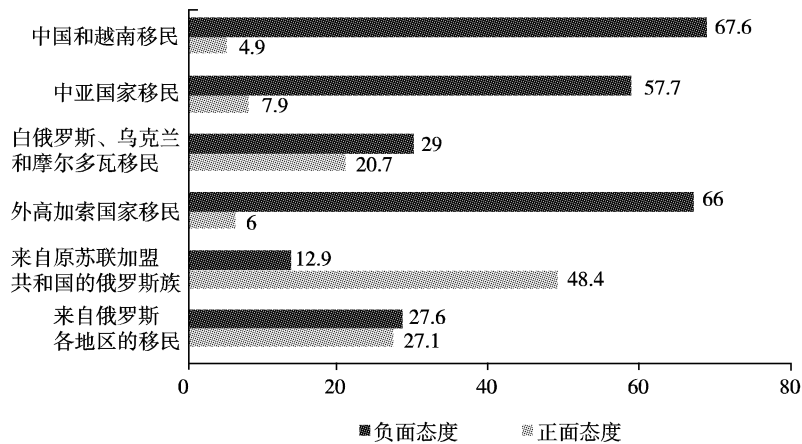
俄罗斯社会排外心理的形成受地缘政治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近百年来,俄罗斯社会的排外心理与苏联时代的民族和对外政策存在一定关联。苏联社会经过几代人更迭,消灭了先前社会部分阶层,或者说是承载 1917 年革命前传统的一些社会群体,大众意识成为苏联当局管理及进行政治思想动员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排外心理的形成与苏联当局制定的政策目标相关,苏联时期民族政策不当和民族关系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排外心理形成的因素。苏联社会大规模的征召行为多通过树立敌方来实现,可以说,“敌人形象”的塑造在苏联时期的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国家政治体制和地缘政治利益角度看苏联时代,苏联的外部敌人经历了从反美至反亚的心理嬗变。从国内的对立关系来看,苏联社会在建成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的号召下隐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20 世纪下半叶,苏联国内反犹太主义逐渐演变为反高加索族的民族主义情绪。至 20 世纪

80~90年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背景下,国内民族排外情绪更趋尖锐化。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2007年的调查结果,俄罗斯社会意识中普遍存在排外心理。据调查,不取决是否属于俄罗斯公民以及是否有宗教信仰,66%的被调查者对高加索民族普遍持否定态度;同时,对来自中亚国家的移民也持较强烈的抵触情绪;对来自中国、越南等远邻国家移民持否定态度的高达被调查者的67%(见图1)。俄罗斯社会对外国留学生态度更为包容,较之劳动移民,留学生更为适应所在地的社会生活。由于外来移民受教育程度不同,移民与接纳社会的融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图1 俄罗斯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调查(%)



资料来源:Л. В. Юрьевн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адаптации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http://www.dozor.kadozor.ru/bz/issl/2009/migr09/>

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劳动移民存在较强的排斥心理。俄罗斯排华心理的形成主要与东部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和自然地理特点密切相关。据1999~2009年反映俄罗斯东部地区问题的报纸、文章及网上出版物,反映俄罗斯东部地区特点的表述是其他方面表述频率的6倍,这些表述可分为肯定性和否定性两大类,肯定性表述呈减少趋势,如“面向亚太的大门”、“自然资源宝库”、“俄罗斯的阵地”、“下一代的资源依托”、“西伯利亚——调和区”等。否定性表述包括“偏远”、“人口减少”、“移民”、“边境地区的人口压力”、“复杂的自然气候条件”、“沉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上升的犯罪率”、“腐败盛行”等,还包括政治色彩浓厚的“中国威胁论”、“黄祸论”、

“静悄悄的扩张”等表述,其中有关“威胁”的表述很普遍。这些表述综合构成俄罗斯东部地区的主要特点:俄罗斯东部地区是俄罗斯的前哨,面向亚太地区的大门,该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子孙后代的依托和保障。当前该地区面临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经济危机、犯罪以及腐败盛行的社会经济问题,并受到强烈的外部“威胁”。这一观点不仅在大众媒体中,甚至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俄罗斯社会的移民排外心理与俄罗斯的对外政治关系密切相关,恐华心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态度。在对俄罗斯东部地区常用概念使用频率分析中发现,“阵地”逐渐被“大门”的概念所代替,俄罗斯东部地区不仅被视为资源的宝库,还被视做能源转运地,其通向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逐渐凸显。俄罗斯东部地区被视为“阵地”的思想主要是在 19~20 世纪期间,基于其“阵地”的作用,俄罗斯东部地区获得了大规模的军事开发及种种高额补贴等特权。从 1999~2009 年的出版资料来看,“中国威胁”的言论是“日本威胁”的 3.4 倍,在俄罗斯的对外政治威胁舆论中居主导地位。“中国威胁”的言论主要包括“远东和西伯利亚被中国人居住”、“边境地区的人口压力”、“沦为原料附庸”等说辞。类似表述的高使用频率意味着移民排外心理代表的不仅是出版界或个别人观点,也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一种深刻的集体主义观念。除此,俄罗斯地方当局一直将东部地区“威胁”作为地区生存的政治诉求之一,基于这种对国家和地区的“威胁”,为了东部地区不脱离联邦中央的政治管辖范围,俄罗斯联邦对地区的投入力度会加大,对地区未完成的发展规划也会持宽容态度。对远东地区居民而言,长期以来影响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不仅包括俄罗斯集体主义、公民意识、俄罗斯前哨等思想,还包括地缘政治威胁、恐华、防华等心理因素。

## 二 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移民的评价

俄罗斯的“恐华症”是在“黄祸论”、“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心理定式下衍生出来的社会主观情绪,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社会的正面影响缺乏客观评价,随着俄罗斯向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进,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移民形象”将会增加更多的积极色彩。

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对中国劳动移民的作用缺乏客观、中肯的评价和理解,并且这方面的宣传大多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角出发。在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由于移民接受社会存在着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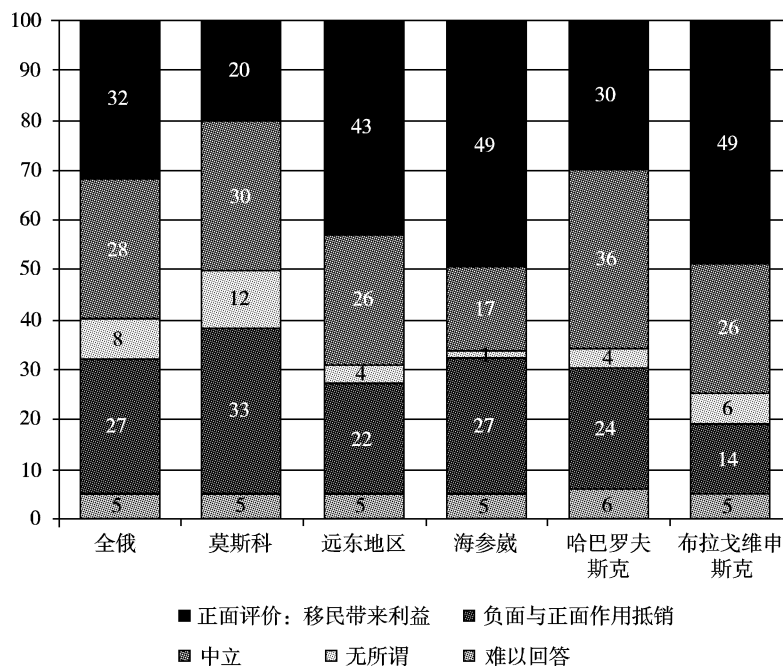
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公民社会意识淡薄,对外来移民,尤其是远邻国家移民存在很强的戒备心理。目前,俄罗斯社会很广泛的一种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的主要威胁在于“中国扩张”,而这种心理的形成主要受两国东部地区人口形势迥异、两国资源开采、双边贸易被俄罗斯部分人士视为不对等的经济活动等观念影响,类似言论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恐华心理,进而也影响到两国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开发。俄罗斯汉学家 A. Г. 拉林指出,远东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下滑的产业以及不利的人口形势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未来的担忧是排华心理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排斥的对象并不是中国公民的个体,甚至对中国移民的年龄、教育、从业等特点并不完全关注,引起俄罗斯社会极大关心的仅是中国劳动移民的总体数量,几乎所有大众媒体聚焦的都是中国移民的总体,而非个体特征评价。传统上形成的中国劳动移民特点是贫穷、对工作和工资不挑剔、纪律性强、生活条件要求低、较高的文化异质性、互助及集体主义精神,而这些看来以肯定性见长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俄罗斯社会而言却带有了消极意义。在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东部地区的发展需要移民,在移民来源选择上,俄罗斯联邦移民政策带有一定的保守性,而这一政策与现实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需求不完全相符。从 2009 年实施的《吸引国外同胞归俄纲要》可看出,俄罗斯联邦乃至地区权力机构更倾向于选择原苏联空间下的劳动移民,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则更愿意选择廉价、高效的中国劳动移民。

由于移民来源国与移民接纳国之间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形势、文化传统差异等因素,移民排斥心理植根于俄罗斯的社会土壤,俄罗斯社会明显不倾向于更客观地评价外来移民的经济活动,包括中国劳动移民的作用。除了主观臆测的俄罗斯境内存在中国百万移民大军外,俄方对中俄毗邻地区人口数量差异极度关注,倾向于拉大两国人口的差异。通常,在比较两国毗邻地区人口数量时,不计贝加尔地区人口,而是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600 万人口对应于中国边境地区的 7 000 万~7 500 万人口,得出俄方人口数量约为中国的 1/13~1/12 的差异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俄罗斯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实际上,类似人口数量差异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如美国北部与加拿大南部人口差异程度与中俄两国间相仿,但并不存在美国对加拿大威胁之说。近 10 年来,远东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丧失了收入方面的比较优势,社会经济形势和生态环境恶化,按气候条件地区实际收入低于全俄平均水平,尤其是农业人口数量出现了快速下降趋势。地区社会人口形势恶化

影响着俄罗斯社会恐华心理加深,实际上,尽管阿穆尔地区人口数量快速下降,但各行政区人口分布不均衡,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8 人,边境地区人口则更密集,每平方公里达 6~20 人,而离边境地区越远对移民作用的负面评价则越高。对移民作用评价的社会调查显示,远东地区对移民作用的正面评价是莫斯科的 2 倍,莫斯科对移民的负面评价是远东地区的 1.5 倍。这表明越是临近边境对移民作用的评价越趋向客观(见图 2)。客观上,由于中俄两国人口形势迥异,中国不应视做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发展的参照,而双边国家人口数量差异也不应视做潜在威胁。同时,由于缺少明确的管理方法和统计居留期限的数据,居俄中国劳动移民数量从官方的 3.4 万到主观臆测的数百万等各类数字的存在也为俄罗斯社会排华心理提供了说辞。

图 2 俄罗斯不同地区对中国移民的评价 (%)



资料来源:Л. В. Юрьевн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адаптации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http://www.dozor.kadozor.ru/bz/issl/2009/migr09/>

从中国劳动移民经济效应来看,居俄的中国劳动移民客观上提高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不合常理的恐华心理以及历史上形成的“黄祸论”等不实论断与远东地区发展正常的

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远东未来的发展目标相悖。据俄学者 Г. Р. 奥西波夫和 Н. Н. 季杜赫的估算, 远东建筑综合体 60% 的工人是中国公民, 零售业的中国公民也居类似比重, 无疑, 中国劳动移民的存在推动着远东的建筑、贸易和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俄罗斯汉学家 А. Г. 拉林称, 与俄毗邻地区的中国劳动移民积极地参与了远东地区的经济活动, 大力向农业、林业及服务业投资, 保障了远东地区的住房建设、餐饮服务以及零售贸易。试想, 如果缺少了中国移民对远东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俄政府提出的远东地区发展目标将很难实现。

### 三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社会文化以及制度性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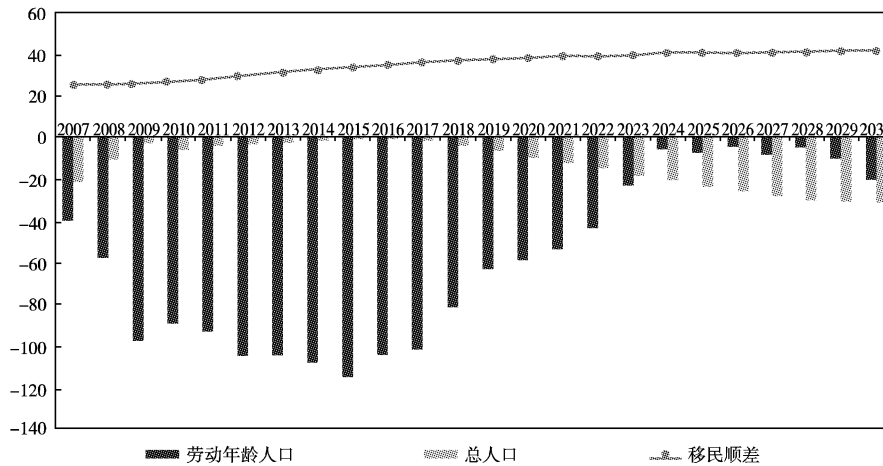
在俄罗斯人口危机及经济恢复性增长的背景下, 吸引外来移民已成为俄罗斯移民政策的战略抉择, 而俄罗斯移民一体化政策存在诸多社会文化以及制度性障碍, 外来移民很难融入俄罗斯社会。

从俄罗斯长期政治、经济、人口利益出发, 没有外来移民加入, 俄罗斯的发展目标很难实现, 劳动力数量减少是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2010 ~ 2030 年俄罗斯人口最新预测, 按其中位预测方案, 此期间俄罗斯总人口将减少 1 210 万, 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 280 万, 2012 ~ 2017 年俄罗斯人口形势最为紧迫, 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 100 万<sup>①</sup>。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减少将带来局部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改变, 劳动力匮乏很难用劳动生产率、自动化、产业化和机械化等手段的提高来弥补, 因为俄罗斯工业化阶段几近完成, 现代经济产生的劳动岗位多集中在第三产业, 公共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将会吸引大部分劳动力资源。实际上, 近 10 年弥补劳动力减少的唯一渠道是依靠外来移民解决(见图 3)。

当前, 俄罗斯社会移民融入政策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障碍。据俄罗斯社会学家调查统计, 1998 年有 43% 的被调查者认为“俄罗斯属于俄罗斯族”, 2002 年这一比重为 49%, 以后几年支持者不低于被调查者的 53%, 而在 20 世纪末俄罗斯社会排外情绪体现得更为严重, 尤其是在本应社会宽容度相对较高的年轻人中表现出更强的排外情绪, 部分青年倾向于用最严厉的措施对待移民。在对年轻人的大规模调查中, 提到“应怎样对待非法移民”的问题

<sup>①</sup> В. И. Мукомель,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игрантов: вызов, политик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ки // Мир России, 2011. №1. С. 34 – 50.

图 3 2007 ~ 2030 年俄罗斯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根据 2009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中位方案)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 В. И. Мукомель,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игрантов: вызов, политик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ки // Мир России, 2011. №1. С. 34 – 50.

时,22%的年轻人认为应该肃清,21%的人认为非法移民应与社会隔绝。此外,俄罗斯人对移民融入的前景并不看好,而民族体貌特征明显的外来移民普遍受过排外情绪的困扰。调查显示,2/3 的阿斯特拉罕人和萨马拉人认为,移民的生活方式存在与本地居民难以调和的特点,53%的阿斯特拉罕人和 50%的萨马拉人不认为“移民是自己人”,其中多数人都不愿移民来他们的城市长期定居<sup>①</sup>。

外来移民基本的社会适应状况与法律规定接纳移民的环节存在很大差异。近年来,俄罗斯对近邻国家实施的移民自由化政策收到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移民获取必要文件周期长、移民管理混乱等弊病。移民通常求助于中介公司找工作、办理工作许可、参与移民统计、办理医疗手续,这一环节催生了中介公司与权力机构紧密联系的“灰色经济”链条,形成了独特的向法人和自然人提供服务的“影子经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移民融入政策实施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非法实践促成了社会排斥外来民族的制度性障碍。

<sup>①</sup> В. И. Дятлов,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миграции и диаспоры в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Рубеж XIX – XX и XX – XXI веков. С. 168.



#### 四 中国移民在俄罗斯的文化适应进程

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移民与移民接受社会仍处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隔离状态,减缓当地社会移民排斥心理不仅在于权力机构对移民管理的规范化,还在于促进当地社会与移民之间的文化适应。

(一) 从中俄两国民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适应状况来看,跨境移民是两国间文化联系的重要纽带,从俄罗斯远东与中国间的跨境移民流动和商品流动特点来看,两国间的交往经历了文化冲突和相互适应的阶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迄今,中国旅游者、劳动移民等季节性短期移民以及零售商是扩大两国文化协同关系的重要元素。从俄罗斯远东与中国间的跨境移民流动与商品流动特点来看,两国边境地区的文化交往大致分为 1988 ~ 1993 年、1993 ~ 2000 年、2000 ~ 2006 年、2007 年至今四个阶段。

1988 ~ 1993 年两国边境地区交往主要带有自发性、无组织性的特点,这一阶段双边毗邻地区边界开放程度较高,俄罗斯中央较少干预远东地区对华的社会经济交往。随着中国边境地区劳动移民流动的扩大,协调两国文化关系的另一重要方式是中国消费品向俄罗斯远东市场的销售。这一过程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活动,也是两国商业文化相互协同的过程。物质文化在相邻社会间的传播实际上是两国文化交往的一种特殊间接形式,与两国间非物质文化交流不同,这种实物联系在一定时期内会稳定存在。1988 年与 1993 年两国间交往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说 1988 ~ 1993 年阶段之初俄远东居民对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的话,那么在 1993 年俄远东居民对中国代之以日益加剧的不信任,先前余音尚存的“黄祸论”复燃,源于对华恐惧而衍生出的各种“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不实论调甚嚣尘上。从文化视角来看,俄罗斯社会的移民排斥心理不仅在于中国劳动移民的出现,还存在先前双方对彼此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范式估计不足,移民在融入接受社会时彼此经历着剧烈的文化震荡。

自 1993 年下半年至 2000 年年初,俄罗斯调整了边境政策主要方向,从联邦至地区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壁垒性的法律规范,停止了双边旅游免签方式,采用劳动力配额制及许可证制度吸引外国劳动力,加强了内部人口及外国移民的统计和管理,确立了鼓励俄罗斯同胞归国及反对非法移民等战略优先方向。俄罗斯在边贸方面缩小了易货贸易范围,提高了关税和消费税,限制自然人过境携带商品的重量。这一时期中国公民及商品进入远东地区数

量明显下降,据统计,1994 年经阿穆尔州口岸过境的中国公民数量仅是 1993 年的 28%。至 2000 年中国公民过境人数尽管出现增长,但据专家估计,俄远东地区中国公民不超过 8 万。从俄远东地区对华贸易额来看,1994 年双边贸易额是 1993 年的 21%,至 2000 年双边贸易额增至 1 125 万美元,始终未达到 1993 年的水平(1 188 万美元)。

除了中俄两国居民彼此间的旅游、工作及日常生活交往,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正在深化,通过两国间互办“国家年”、“语言年”等活动,俄罗斯对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文化和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2000~2006 年,中俄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是促进双边文化交往的强有力因素。自 2004 年起,中国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推进中国文化价值观传播。2006 年 12 月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据阿穆尔州的社会调查,2000~2006 年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内部结构也出现了较大改变。

首先,赴俄劳动移民的逗留期限有明显增长的趋势。2000 年俄罗斯远东有 57.1% 的被调查者逗留时间超过 1 年,至 2003 年逗留期超过 1 年的被调查者比重达到 78%。

其次,移民两性结构趋于均衡。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男性在中国移民中占绝大多数(94%),而至 2004 年该比重降至 60%。

再次,中国劳动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趋势。

自 2007 年以来,俄罗斯趋向于限制性的边境政策,限制原材料产品出口类别以及实施有选择的移民政策。俄方为了保证俄远东地区长期优先发展方向,2009 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年)》,将展开两国毗邻地区间更大规模的经济合作互动。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俄当前的边境政策总体上抑制了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和商品流动。据统计,2010 年前 8 个月从远东地区入境的中国劳动移民数量低于 2005 年同期水平,而 2006~2010 年远东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仅从 40 亿增至 55 亿美元。不同于先前,在中俄边境政策共同协调下,以旅游者身份赴俄从事商品零售、手工业等活动的中国劳动移民明显减少,贸易形式单一的“倒爷”经济也退出两国边贸活动。加强国家软实力,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播成为两国彼此政策的重要方向。至 2010 年年底,俄罗斯远东成为汉语言文化积极推广的地区,俄罗斯当前已建成 17 个孔子学院,全俄有 130 所高校和 20 所中学在学习和推广汉语。俄罗斯政府于 2007 年成立了专门机构——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实施向中国推进俄语学习的文化政策,在北京、上海、大连、长春和澳门等高校设立俄语中心,加强

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

(二) 中国劳动移民在俄罗斯的文化适应过程并不顺畅, 由于对当地语言、文化、传统及法律法规了解不足, 中国移民多选择集中居住, 保持着较强的民族自我认同。对立干俄罗斯本地人口对移民态度, 多数中国移民对融入社会持乐观、积极态度。

中国劳动移民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 并且大部分是男性, 平均教育水平为初中程度以上, 大部分移民来自东北地区, 其中来自黑龙江省的中国公民比重最高, 多数劳动移民来自城市或城镇, 多通过熟人或亲属介绍等非正式渠道赴俄。中国劳动移民评价居俄的物质条件多数人认为“一般, 可以接受”, 认为“很好”或“很差”的占较小比重。与从事同样职业或工种的当地居民相比, 大部分中国劳动移民工资水平较低, 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排外性的再次体现。

居俄的中国公民住房条件多数很简陋, 据 2008 年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人口研究所对 700 名中国商人和职员进行的问卷调查, 69% 的被调查者住在宿舍里, 其设施条件需要改善; 32% 的被调查者租住俄罗斯宾馆和宿舍; 20% 的人住在中国宾馆和宿舍; 22% 的人租房子住; 仅有 5% 的人有自己的房子。俄罗斯的多数中国公民属于商人、企业主或是与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商人以及工人, 其商业团体内部存在密切的层级联系。

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被调查者掌握基本用语, 96% 的被调查者能够使用或正在学习俄语, 近半数俄语说得不好, 从业勉强够用, 只有近 15% 的被调查者了解俄罗斯的法律法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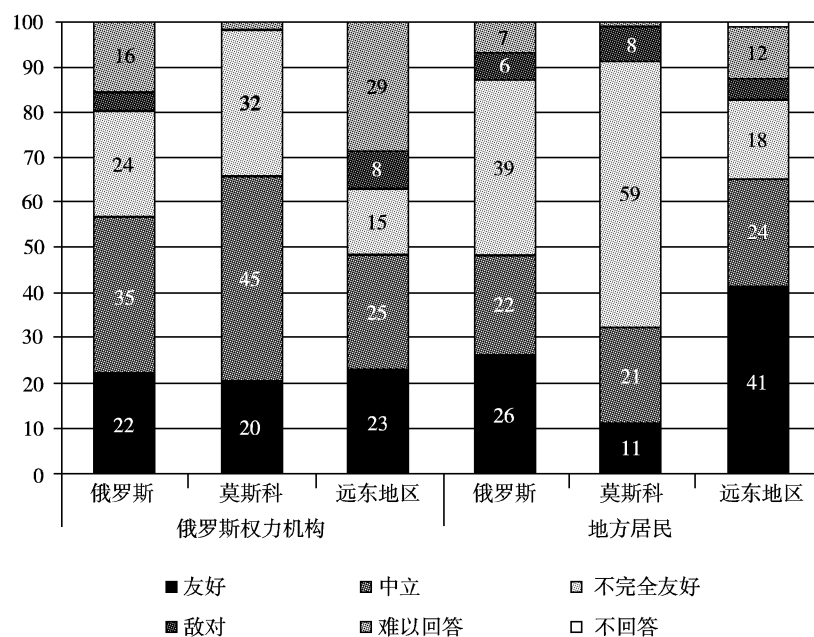
当前中国企业主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不佳, 在列举“妨碍移民进行企业或商业活动的 5 种困难”时, 带有行政制度性的各种勒索和受贿行为位居前列, 其次才是经济性障碍, 如高租金、生活成本高、税负重及经济风险大等困难, 而这些困难感受最强的地区首先是莫斯科, 其次是远东地区。

从居俄的中国劳动移民适应环境来看, 较之当地居民, 权力机构对中国人的态度更为温和, 并且逐年趋好。无论是莫斯科还是远东地区, 权力机构对中国人的态度几乎保持中立, “不完全友好”和“敌对”的评价略微超过“友好”态度, 在被调查者中二者的相应比重为 28% 和 22%, 持“友好”和“中立”态度略高于问卷总数的一半——57%。与莫斯科相比, 远东地区权力机构对中国人的态度更积极一些。远东权力机构对中国人“友好”的评价比重为 23%, 莫斯科为 20%, 远东与莫斯科权力机构对中国人持“不完全友好”和

“敌对”评价的总和分别为 23% 和 32%。与权力机构对中国人的态度相比，远东和莫斯科当地居民对中国人的态度更负面，从地区维度来看，处于俄边境地区的远东比首都莫斯科对中国人态度更为友好（见图 4）。按中国公民的观点，莫斯科人对中国人否定态度比远东强烈得多，前者对中国人态度为“不完全友好”和“公开敌视”的回答是后者的 3 倍，相应比重为 67% 和 22%。当问及“对俄罗斯的印象”时被调查者的正面回答是负面回答的 3 倍，莫斯科为 2 倍，远东地区为 5 倍。69% 的被调查者认为旅俄是完全或部分成功，仅有 1/7 的被调查者认为旅俄是不成功的。多数移民想继续在俄工作，仅有 6% 的被调查者想停止活动回国。

在有关中俄民族间的通婚问题时，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远东地区，肯定回答超过否定回答。68% 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反对中俄民族通婚，而在 1998 ~ 1999 年以及 2002 年 B. 格利勃拉斯的调查中肯定回答还少于否定回答，持中立态度的超过 40%，而在 2007 年的调查中肯定回答是否定回答的 2 倍，持肯定态度的被调查者比重为 28.6%，持否定态度的比重为 12.5%，中立态度的为 58.9%。

图 4 俄罗斯各地区对中国劳动移民的态度评价 (%)



资料来源：A. Г. Ларин, Жизнь в России глазами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демокоп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ерсия бюллетеня//Население и общество, 20. 10. 2008г.

当前及未来几十年俄罗斯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这种形势使吸引外来移民成为俄罗斯人口发展战略的被迫选择,但同时俄罗斯社会接受远邻国家移民时存在诸多行政壁垒以及心理障碍,不利于中国移民与接受社会之间的文化融合。另外,民族自傲心理也不利于一个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的人口形势下俄罗斯更需要劳动移民。外国移民目前已占据了俄劳动力市场一隅,在俄罗斯社会人口问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吸引外国移民已不可或缺,而俄罗斯大众意识中的移民排斥以及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将不利于未来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В. И. Мукомель,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игрантов: вызов, политик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ки//Мир России, 2011. №1. С. 34 – 50.
2. А. О. Кравченко, Социально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этнической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и мигрантов и принимающего общества//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89. №2. С. 64 – 70.
3. В. И. Дятлов,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миграции и диаспоры в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Рубеж XIX – XX и XX – XXI веков. С. 168.
4. А. Г. Янков, Синофобия – русофобия: реальность и иллюз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0. №3. С. 65 – 71.
5. А. Г. Лар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глазами россиян, <http://demoscope.ru/weekly/2008/0333/tema02.php>
6. А. А. Киреев,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88 – 2010 гг.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Ойкумена, 2011. №2. С. 60 – 70.
7. Е. Л. Мотрич,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и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китайцев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6. С. 63.

(责任编辑:高晓慧)